

家，甜蜜的家

西方有句谚语：“家，甜蜜的家。”中国有句谚语：“家家有一部难念的经。”这两句话看来虽不协调，但却是二而为一，试问世间哪个甜蜜的家没有一部难念的经？只不过有长、短、深浅、不同的程度而已。我的家，又岂能例外？何况我们是保持中国人的习惯而又过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当中的矛盾在所难免。我们虽只是一个四口之家。但其中酸甜苦辣的事可多着呢。虽是有些陈年旧事，但却记忆犹新，令人回味无穷。现在先让我写下一两个吧。

小 狗 特 飞

女儿和儿子从小就跟我嘟囔着要养条狗，这事一直等他们进入高中时我才答应。

那年暑假，我们先在报纸上看广告，预备买一条好玩的小型狗，但一问价格，都在百元以上，请人代为训练一下，又要加五十、一百，想想还是算了，从“动物救济院”或“猫犬之家”领一条吧！

匹茨堡城有好几处这种机构，我们跑遍全城，才看中了一只黄黑相间的杂种狗，神采奕奕，一脸调皮捣蛋的样子，只花五元手续费就领来了，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它一岁大

句谚语：“家家有过有长、短，深何况我们是保这当中的矛盾酸甜苦辣的事令人回味无

一直等他

条好玩的

一下，

找“猫犬

看中了

子，

大，

名叫特飞。

特飞进门之后，事情可就麻烦起来了。首先，我们得立即到超级市场把它办货，象办嫁妆似的，从吃的、用的，到玩的，到化妆品都办，只见两个孩子买了一大袋东西出来。唉！想当年他们出生时我也没有这么买过，真是人不如狗，我好象添了一个孙子似的。

第二天，先到兽医诊所去替它检查体格，打针，医生开了个证明，又到区公所去登记，领牌照，这下手续才算办完，但我这个老祖母已花掉一大笔钱了。

我跟儿女约法三章，不准他们太宠特飞，以免败坏家风，他们唯唯是应。但奈何特飞只是只狗，不是人，非但得寸进尺，而且不知好歹。比如说，它一不小心就在楼下拉屎拉尿，善后事都是我做，它不但不懂人情感谢我，有时我骂它一句，它反而睁眼对我狂吠三声。但儿子女儿呢？若给它一点吃剩的骨头，它却会永远不忘，跟着他们后面转来转去，摇尾乞怜。再比如，我不准它上楼，它总是瞒着我偷偷地溜上来。有一天居然跟儿子上床睡觉，儿子一手拿书看，另一只手放在它背上，摸来摸去，那种舒服的神态跟他小时吃奶的情形一样，给我抓到之后，我把它赶走。儿子的床本来就象狗窠了，现在更有狗味。

特飞特别爱叫，尤其是孩子上学去时，没有人跟它玩，更叫的利害，叫得我心烦，几次想去打它一顿，又怕人家告我虐待动物，始终不敢。朋友告诉我应该陪它出去溜达，或让它在后院吸点新鲜空气就会好的。因此早上我就把它拴在后园树下，谁知它又贪心不足，要挣扎出去，就撒起野来大吠特吠一番，声闻数里。好！两天后，我在信箱里收到一份通知和规章，说我家小狗太吵，制造噪音，扰乱邻居

为着一条小狗
我心肠一
叫，我都充耳
得，”一阵大响
到孩子们放学
车房，天哪！
难当，特飞也
痕，面目全非
又清洁狗房，
瘫痪了。我
我这个“甜蜜
是要向人道
春去夏
特飞不能带
并一再叮嘱
后，我满身
家中国人家
个孩子，只

安静，如再不加以约束，就要告到警察局了。

特飞是条好动的狗，关不住的，有一次它趁人不备，向我们家跑去，将出去，那天孩子们在家，我们可慌了，三个人跟在它后面追赶，它疯狂似地在街上奔驰，我们哪是它的对手，于是我们发动邻居的孩子们，八九个人分四路向它围攻过来，但是让它溜掉。猛然间我看见一辆汽车“吱呀”一声，在街心突然停住，驾车人惊慌失措伸出头来问我们道：

“我有没有压死那只小狗？”

我们查看一下他车辆四周，什么都没有，这才安心了，不过那人却狠狠教训我们一顿：

“下次不可让狗这么乱跑，扰乱秩序。”

我只得连连向他道歉陪不是。

乱跑也罢，它居然不懂事到隔壁草地上去做脏，那位满脸脂粉三围都是四十八英寸的女主人跑来找我算帐了。

“你家小狗在我家草坪上拉粪，我得要你们赔偿损失。”

我只得又向她道歉，并答应她，以后我对这狗定严加管教。

过不了几天，胖女人又来了，手中抱着她心爱的白猫，气势汹汹地说道：

“看！我家猫受惊吓，你家狗在后面追逐它。”

我真是啼笑皆非，我深知美国人的臭脾气，你若再“打过去”她会得寸进尺找你麻烦。因此我也说道：

“是谁家的后院呀？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如果你的猫到我家后院来，我就放狗去咬它。”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从前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从未跟邻居争吵过，个个都夸奖说：“这两个中国孩子真好。”现在

为着一条小狗，老是遭人责骂，真是丢脸！
我心肠一狠，就把特飞关在楼下车房里，任凭它百般喊叫，我都充耳不闻。我听它在下面用前爪敲门，“得、得、得，”一阵大响之后，又用爪去抓门，我仍是一个劲不理，直到孩子们放学回来去看他们的宝贝时，我才跟着下去：一看车房，天哪！我几乎昏倒！满地都是点点滴滴的粪便，其臭难当，特飞也满身脏臭，不能近人，后门给它抓得一条条印痕，面目全非，我们几乎忙了两个多钟点；又扫脏，又刷地，又清洁狗房，最后替它洗澡，刷毛，搽香水……。我简直要瘫痪了。我告诉孩子们，我要休它，把它送回去，这样下去，我这个“甜蜜的家”要变成狗窝了，而且我不能丢中国脸，总是要向人道歉赔礼，有辱国体。

春去夏来，总算时来运转，我们全家要到香港去住两年，特飞不能带，只好另行改嫁，我们把它又送回“猫犬之家”，并一再叮嘱管理人员，务必把它找个好人家善为管养。出来后，我满身轻松，象割掉一个赘疣似的，从此以后，我们这家中国人家又“恢复名誉”了，好不高兴！但我一回头看我两个孩子，只见他们低着头，鼓着嘴，黯然销魂地走了出来。

象棋比赛

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都是棋迷。丈夫说他下象棋达半世纪之久，一向无敌，儿子说他在高中时，曾是学校代表，远征异域。现在“无敌”碰到“代表”，棋逢对手，就杀得难解难分了，有时还不免大闹一场。

丈夫下中国象棋，儿子从小玩西洋棋，不知什么时候，

气？”“他赖。”
至此，我
只准输，不许
当时我虽满肚
还有这许多孝
也不知
放在桌上，高情趣。

情趣一高
嘶，都想赢得
说到钱，
在酒”，只要
辛勤做工赚
要赢两块钱，

“再来两
他以钱
“跟他来
这下子
有次，
手找我们

“爸爸，
“好！三
儿子的
一盘了，同
乱走一通，

他们以棋会友，互相沟通了，一闲下来，就要较量一番。
“来盘棋好不好？三赛两胜。”丈夫开始发动。

“好，来西洋棋。”儿子西洋棋较精。

“不，中国棋”老子否定。

“划拳决定，三赛二胜”儿子建议。

于是“一，二，三，”剪刀，石头，纸，两掌相对乱翻，未决之前，双方开始一番叫阵。

“我要白子。”

“我要先走”

“划拳。”

又是“一，二，三，”大喊一阵。

决定后，这才安定下来，两人各据一方，闷声不响，低头苦思。渐渐地，我听得一方开始得意起来了。

“将。”棋子在桌上啪嗒一响。“哈，要赢了。”

渐渐地，双方开始争执起来，战火紧密。

“不准悔。”我听儿子在吼。

“谁悔了？我手还放在棋子上。”

“你赖！”儿子又大吼。

“谁赖？”老子得意至极。“反正我赢了就是了。”

比赛到此结束，我见儿子乌风黑脸走到房里去，“碰”一声将房门关起。我看了过意不去，就轻声问丈夫道：

“你要他陪你消遣，你就不能让他一两桌吗？”

“笑话！这怎么可以让？下棋是很好的教育，我要他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丈夫满脸笑容。

我又去劝儿子：

“爸爸工作累了。要点消遣，你就陪陪他好了，怎可发脾

气？”“他赖。”儿子伸手向外一指点，怒不可当，
至此，我不禁想起我小时候，奉母命陪外祖母玩纸牌，
只准输，不许赢，最后老祖母笑呵呵的装得满口袋都是钱，
当时我虽满肚子不高兴，但不敢反抗，现在时代不同了，哪
还有这许多孝子贤孙？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两人赌起钱来了，一元一盘，钱
放在桌上，赢了就拿走。他们告诉我，这不是赌博，这叫提
高情趣。

情趣一高，火气也就随之提高，双方磨拳擦掌，力竭声嘶，都想赢得这两块钱。

说到钱，老子资本雄厚，输十块也不在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有棋下就可以了。儿子就不同啦，他的零用钱，是辛勤做工赚来的，一元等于十元，所以每次赌钱时，儿子只要赢两块钱，就把棋盘一推，不干了，这下老子可慌了。

“再来两盘，二元一盘，加倍。”

他以钱相诱，我深知其苦衷，我就告诉儿子：

“跟他来好了，赢了你拿去，输了我跟他算帐。”

这下子皆大欢喜，功德圆满。

有次，儿子要请女朋友去看电影，正需要钱，又不好伸
手找我们要，他灵机一动，找老子去。

“爸爸，下西洋棋好不好？两元一盘。”

“好！三赛两胜。”老爸爸求之不得。

儿子的西洋棋是有把握的，这天大约紧张过度，已输了
一盘了，同时老爸爸未带老花眼镜，错把“皇帝”看成“皇后”，
乱走一通，这下子儿子可光火了：

“谁还能跟他
果然，西线天
自命我的话一言不
躺在床上休息了。
今天，我又
的“吱吱、擦擦
嘴、喉喉”的声音
着“啪嗒”一响，
“将！”

“你怎么这样赖？”

“我没有赖。”

“你不按规矩走。”

“我看错了。反正这盘棋又是我赢。”老爸正在得意，棋子撒满桌满地。“爸爸太不讲道理了，怎可这样乱走，不来了，老子也火了，指着儿子凶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棋盘都掀掉，这还得了，成何体统？”

“我没有错，怎能怪我？”

“……。”

大战终于爆发，双方战况激烈，几乎短兵相接，我不得不出来维持正义，先跟儿子叫道：

“你怎么可以掀棋盘？你错了，得向爸爸道歉。”然后又头对老子叫道：

“你也是，下棋老是赖，当然人家很火了。”

“你还要帮着儿子讲我，真是没有道理。”战争转移阵地，丈夫的先头部队——右手食指——直指向我的脸孔。

“爸爸？是你不对在先呀！”女儿也跑出来加入联盟，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你们还在说呢！他这种脾气还得了！”老爸气得直喘。

“爸爸！你的脾气也不好。”女儿开炮还击。

“你走开，不管你事。”老子又一声炮轰，轰得女儿含泪到房里哭去了。

“你们以后不许再下棋了，给我把棋盘收起来。”我也怒火中烧，以盟军总司令的口吻，大声下令。

“我根本不想下棋。”儿子还在生气。

我家大小
码，孩子们放
饭时我就听到

“晚饭后
另外一个

“我早
饭后，我
房门关得紧
倾谈。

“我的
轮到儿
儿有三平方
级，双脚高
是一个钟头

“谁还能跟他再下棋？这成何体统！”老爸也在气。
果然，西线无战事，安静了许多日子，我深以为喜，我
自命我的话一言九鼎，可以号令诸侯。午后我可安安静静地
躺在床上休息了。

今午，我又在床上休息，迷蒙中，我听到客室里隐隐约
约“吱吱、擦擦”的声音，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似乎有“嗤
嗤、喉喉”的声音，后来我又听到有人“格格”大笑起来，接着
“啪嗒”一响，最后我听到有人猛然一声大喝：

“将！”

电话情长

我家大小四口，虽装了三个电话机，但却只有一个号码，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就成问题，电话不够用。每当吃晚饭时我就听到其中一个问道：

“晚饭后有没有人用电话？我要半个钟点。”

另外一个连忙插嘴：

“我早就预约好了，七点到八点是我的。”

饭后，我看女儿躲到我卧室里去用我的床头电话。她把房门关得紧紧的，躺在床上，拿着电话筒唧唧哝哝在跟朋友倾谈。

“我的时间到了，还有五分钟。”儿子在敲门催促。

轮到儿子，他喜欢用下面楼梯口转弯处那部电话机，那儿有三平方英尺空地，铺有地毯，他仰卧上面，头枕在上一级，双脚高翘墙上，象个元宝似的，他不急不缓地，一讲又是一个钟头。

“你们讲完了没有？等会儿朋友打电话来，又是打不通。”老爸爸在催促。

这确实是事实，经常朋友们在抱怨我们：

“你家电话真难打，老是打不通，打得要得心脏病了。为此，很多朋友都懒得打电话来。

朋友不打电话来可以，但老爸爸在外面有事时得打回家来的，一次两次打不通时尤可原谅，第三次就不能忍耐了，于是他就告诉电话局接线的人，要他通知我们，说有紧急电话，要这边挂上让线。起初，我们不知情由，以为什么事发生了，吓了一跳，及至听到对方声音，才知道是老爸爸正在发脾气：

“什么人打电话打这么久？我等了一个钟点了。”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不要等我吃晚饭了。”

原来如此，谢谢他的好意，我们松了口气。

这也不能完全怪孩子们，是遗传嘛！老爸爸还不一样，喜欢给朋友打电话，尤其是寒冬雪夜，晚上不能出去，跟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一乐也。打给本城的朋友不算，还要打长途，东岸打倒西岸，缅因打到德州，我们家每月电话费最低都在百元以上。

我有时很奇怪，他们怎会有这许多话讲呢？情话绵绵似的，真想偷听一下，但偷听电话是违反国法的，美国总统都不可听，庶民怎敢？我记得从前孩子们在中学时，每做数学难题就打电话，一手拿听筒，一手写方程式，一打就是一两个钟点，直到做完为止。另有一次，我在楼下层找东西，儿子正架起二郎腿躺在那儿打电话，我听他嘴边不停地嚷着：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转二三四，……”我呆住了，这是什么玩意儿？真开玩笑！事后我问他，他说他在教朋友跳“滴四哥”。

他们喜欢打电话给朋友，别人当然也常打来，下午、晚间，电话铃声常不绝于耳。

“我来接，是我的。”儿子最喜欢接电话。

“是我的。”女儿也要抢。

若是来电话的人是他们的共同朋友，他们就分别在不同的电话机中同时说话。他们不但跟对方讲，自己也互相对讲，别人在电话中反倒洗耳恭听，有次他两人对讲好久，那位朋友最后说道：

“我要挂上了，长途电话很贵，你们两人当面讲吧！”

这不是很好笑吗？一家人在电话里讲话，这些事我始终不解。但女儿告诉我说：

“妈咪，你不懂，很多事当面不好讲，讲了要脸红，在电话里讲不要看别人面色，大胆地讲你要讲的话好了。”

儿子也告诉我，电话是寂寞时的伴侣，黑暗时的曙光，可以舒愁解闷，是生活上的一种享受。

这我真未想到过，当我一人在家的时候，我宁愿看小说，听音乐，才不去“炒冷饭”呢！记得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打电话给我，她嘀嘀咕咕无止无休地讲，讲得我都快睡着了，她吓得以为我气憋过去了，大叫一声，我也给她吓了一跳。在我们家，我是最少用电话的。

自从孩子们进了大学之后，家中只剩下我和老伴两人，电话少得多了，但电话费却大增，原因是大家都不写信，有事没事就打个长途电话，方便至极。晚间，我们“二老”闲

坐无聊时，常有一个提议说：

“打个电话给儿子或女儿吧！”

“好！”另一个绝不反对。

于是我们也跟孩子们学会了，一人霸占一个电话机，话绵绵地一讲就是半个钟点。

最近，女儿在申请法学院，现在正是揭晓时期，每当话铃响，听到是女儿声音传来时，我们总万分兴奋，她往旁头就说道：

“猜猜看什么事？”

“什么事呀？”我们问她。

“××大学我录取了。”

这时，不但她兴致飞扬，我们也从心坎里发出愉快的笑。这种天伦之乐，舐犊之爱，在电话里洋溢着，散漫着一霎时都涌上心头，感到无限的温暖。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打电话是一种享受，不但可以消愁解闷，而且也带给了我们这个“甜蜜的家”更多甜蜜！

1983年3月24日于匹茨堡晴淑轩

玉 镯

每一次提到玉镯，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中女性的手腕上都戴一只玉镯；曾祖母、祖母、母亲、姑姑、婶婶都有。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她身体微胖、面貌端庄，圆圆的手腕上一边带一只玉镯，坐在上面，象菩萨娘娘一样，令人景仰。后来我稍为懂事，对玉镯就有一份偏爱，天天跟着母亲后面吵闹：“你们都有玉镯，佣人老孙都有一只，我也要戴。”

可是母亲却说：“我不是不给你戴，你还小，手臂太细，戴了容易丢掉。”

但我可不管那些，仍是使劲地吵，要戴玉镯。母亲终于拗不过我，选了一只较小的要我戴上。这的确使我欢喜了一阵子，但日子久了，也就不感觉稀奇，玩起来连玉镯在不在手上都记不得了。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突然发现到我手上的玉镯不见了，问我什么时候丢掉的？我说不知道。在哪里丢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拿去？我更不知道。结果招了母亲一顿责骂外，并警告我，以后不许我戴任何饰物。

家里人还在到处寻找，但都无着落，最后她们怀疑到大伯祖母身边的宠婢荣来身上去，荣来当时十四、五岁，终日游手好闲，偷吃扒拿无所不作，而且她仗势凌人，家中人都

不敢惹她，可是她对我极好，我一放学回家就跟她玩。这次我的玉镯丢掉，她的嫌疑最大，但谁都不敢问她，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年，我们搬到城里去住。一晃眼，好几年都未回老家了，直到抗战开始那年暑期，又才全家返乡一次，那时大伯祖母已经去世，荣来亦已出嫁，而且有两个小孩，丈夫在湖边，以撑船种菜为生，那年湖边大水，她家屋舍全毁，因此就在我家后门外空地上搭了两间茅棚住下来，有时在我们家拿些剩菜剩饭去喂孩子。多年不见，荣来仍是懒懒散散，好吃好玩，但比以前沉默多了，见到我总是畏缩不前，连话都不敢跟我说的样子。

开学期近了，我们整理行囊，预备次日回城。晚间荣来突然来到我们面前。

“有什么事？荣来。”母亲问她。

“没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就要回城里了？”

“学校快开学了，明天就动身。”

“二奶奶。”她叫着我母亲，脚步向前移动两步。“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一直不敢。”

“什么事你说嘛，没有关系。”

“这里有只玉镯。”她似乎全身都在打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只玉镯来。这一下我们呆住了，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多年来的神秘，一下子揭开了。这不是我当年丢掉的那只玉镯吗？

“这玉镯原是大姊的，当时我年幼无知，一时好玩把它留下来，现在我还是把它归还给你们吧！这样我也心安了。”她把那只玉镯交给母亲，低着头不敢正眼看我们。

元。这次
这事也就
都未回乡
次，那
孩，丈
全毁，
时在我
散散，
连话

同荣来

件事

袋里
覩，
只玉

把它
了。”

“既然你拿来了，我们就收下。”我看母亲又转身过去，塞了一叠钞票在她手里。

“这是给孩子们买东西吃的。荣来，回去好好过日子。”我看荣来呆立在那儿不动，满面泪水，拉起衣角在频频揩擦。

就在那年冬天，日本人打到家乡来了。我跟随学校逃难后方，母亲再回乡下去住。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直到胜利后一年，我们才重归故土。但是兵燹之余，家乡已景物全非；我们家百物荡尽，只剩下一些旧家具，屋外则蔓草丛生，就连荣来那两间茅棚也都无踪迹可寻。

我和多年不见的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可谈，有次我突然想起了荣来，我问母亲她的近况如何，母亲连忙说道：

“忘了告诉你，荣来已变好入了。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她们仍回湖边去住，她丈夫撑船，她种菜和卖鱼虾，生活很好，还常常来看我呢！现在已完全变成两个人了。她还记得玉镯的事，她说那次我给她很多钱，她非常感动，从此之后就好好做人了。”母亲若有所悟的样子：“我说玉镯可以带来吉祥如意吧！你看，我们不又是重聚在一起了。这几年来，鬼子往往突然下来‘清乡’，但我身上这几件玉饰，总是绑在腰上随身带着，它永远给我们一家好运，而且还救了一个荣来呢！”

可是好景不长，我在乡下住了几个月就要到另一大城去结婚和就业，母亲虽然舍不得，但想到这是女儿终身大事，也只得替我准备一切。临行前，母亲给我许多东西，和几件手饰，当中有两只玉镯。

“这玉镯是祖母当年戴的，她临终前要我交给你，太大了，

你不能戴，不过玉很好，你留着做纪念吧！”

我看那两只玉镯一模一样，淡绿中带着一块红晕，晶莹透澈，确是两块好玉，我满心欢喜的把它收下。

“收好，不要丢掉。在外面钱不够写信来家要好了，玉镯不必当掉。”母亲一再的叮咛着，我连连答应，我们都黯然神伤。

结婚后，我生活得很愉快，我和丈夫两人都在做事，根本用不了。可是第二年，丈夫准备赴美求学了，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仍不够结汇，最后又拿几样手饰出来换，结汇才有了着落，能顺利的成行。在他赴美读书后第二年，我也忙着出国求学。那是1949年初，京沪一带非常紊乱，我钱不够，结汇无着，拖到三月上旬，听说从上海开出的船只剩两艘了，我满心焦急，曾三番两次的写信回家求援，但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去电报，也无回讯，我急得团团转，到了三月中旬，绝望之余，我只有狠心拿出最后一张王牌来——卖玉镯，总算很幸运，由一位亲戚介绍，在一家银楼里将它换掉，船票才有了着落。那一晚，我在住处那个小弄堂中徘徊了两个钟点，我对着星空，求祖母在天之灵原谅我，我将她的传家之宝变卖了，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我很侥幸搭最后一只船来到美国，我和丈夫又重新聚首，在同一学校读书，生活得快快乐乐。但我心中总有一个结，这个结百解不开，好象我曾犯了一件滔天大罪，却逃过了法网似的。

过了几个月之后，美国与国内的邮件通了，我和母亲又联络上，我把这些日子的许多事情都写信告诉她，并告诉她祖母的玉镯也给我卖掉，求她原谅我，我以待罪的心情愿接受她任何惩罚。

母亲回信了，但大出我意料之外，她信上说：
“傻丫头，你做了一件最正确而聪明的事。”
“想想看，如果你那时不能出国，以后恐怕就很难了，
说不定你们俩人会长期分离，而这段婚姻也可能就此结束，
这玉镯不是给你们换来好运，使你们重新团圆吗？你知道，
这是祖母天上有灵促成这事成功的，这是她早就有所安排的了，你安心吧！”

我接到信后几乎痛哭，我有什么话可说呢？我能够从今以后安心了吗？

这些年来，我在美国生根立业，养儿育女，一转眼已快到三十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段往事时，仍然是耿耿于心，未能忘怀。现在母亲已弃养十年，即使想一亲手泽，也已无可追寻，而我们一家在此却丰衣足食，生活美满，这能说不是玉镯所赐予的吗？一般洋人只知对我炫耀珠宝的价值，哪能体会玉镯里的浩浩亲恩呢？

1977年6月